

## 戌晚～頭一胎

西來一粟。

太陽照著乾裂的土地，橘紅色粟米種子飛落黏在我背上。兩手正忙著鬆動深不見底的渾黑土壤，挖出土裡的濕黏水分，蚯蚓草蟲都鑽了出來。必須有水，不然一切無法開始。種子沉浸在汗雨淋漓中，不日，竟發了芽，不知道是否因為汗水的緣故。就在我寬厚約有二十公頃的背上發芽。

粟米來得正是時候，左肩胛骨的蕃薯像淋巴結一顆顆鼓譟著，堅韌的爬藤也在土裡和我的血脈串流，奪走我的地力；脊椎的位置長了一排原始相思林，芒刺在背已經難受，何況是巨木在背？太陽剛烈，腰椎的五節芒都曬得焦乾了，我只能埋首整理更深的土壤，不斷向下探掘水源的可能，顧不得骨刺一樣的林木。

粟米種子落地生長，結成青色的小穗包，引來走獸啃食，飛鳥撿取，大自然的古法按摩在背上踩著。那些惱人的果實累累敲在背上又酸又痛，引來了敏銳的牠們，雁鴨和畫眉爭食飛來的粟米，盤據在股間的一灣水畔；黑毛母山豬挖掘肩胛骨裡的蕃薯，摧倒新的相思幼木作一個窩；拜貪食的牠們所賜，後來的雲豹石虎還讓我的背成為新獵場。

原本令我頭痛的老相思樹林變成鼯鼠和彌猴的居所；我必須帶著骨刺的老毛病繼續工作下去，才不會餓死這一戶又一戶的新住民。

聽說有個地方，住著一位孤獨寂寞的老人，他揮揮手、抬抬腿，就推開了山川谷壑，把飛禽走獸都叫到身邊陪他；抓一把土，捏一個小人；不夠，再從原本的小人裡抓一搓土，捏個更小的人。

三個人從此在園裡過著不知有罪甚至連苦痛的形狀都不能理解的日子。

多美好的童話！於是我想學那個老人，將自己的臉埋在土裡，兩手沒停過地挖；偶爾回頭看看，背上又更綠了些，就覺得心滿意足。沒想到粟米的到來，還讓我多了這麼繽紛的新住民；只是深怕牠們就要離去，費盡心思為自己診脈，尋找更多水分回流至股間那灣粼粼的水灣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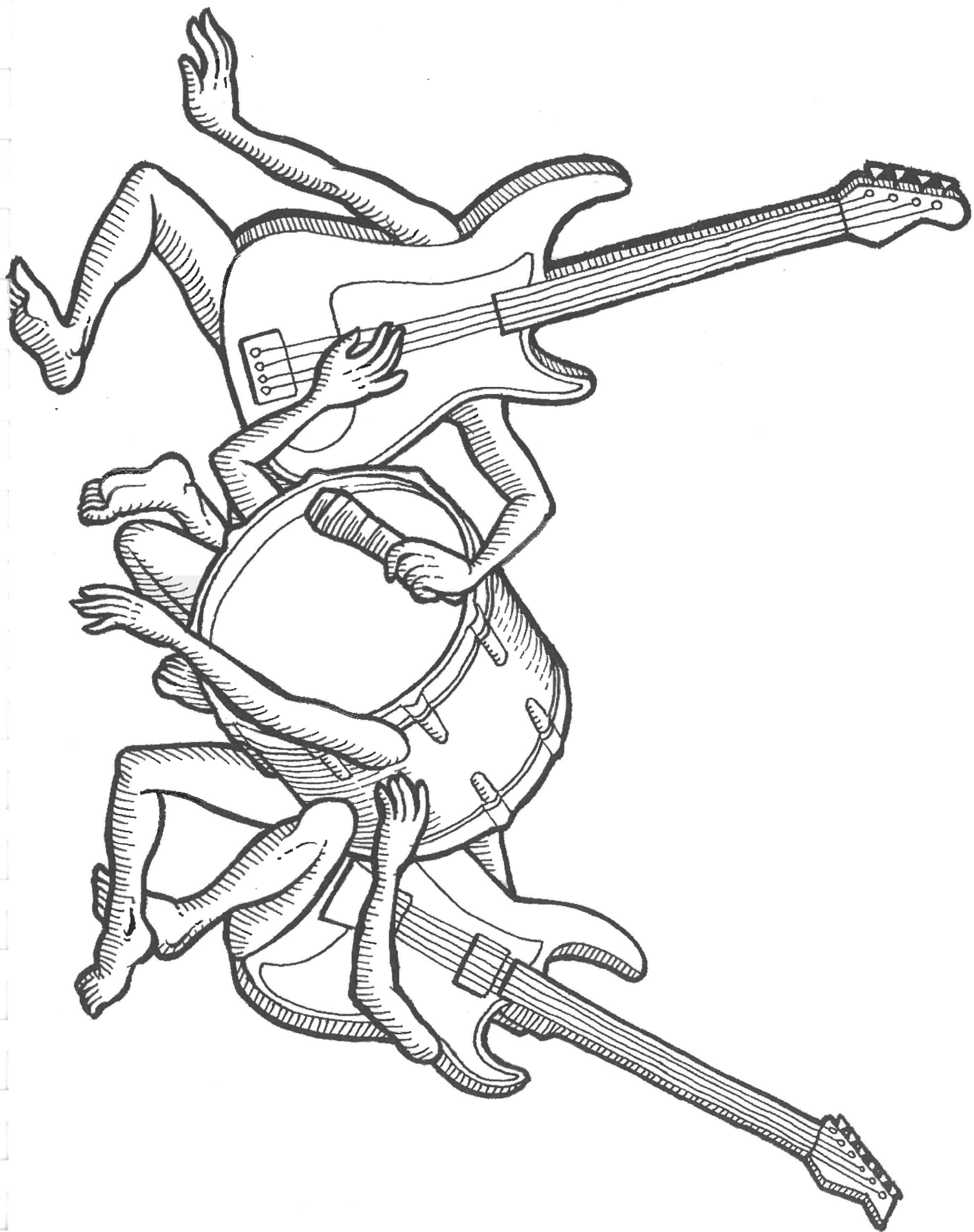
小畫眉飛到樹顛上，眺望遠方的山峰，伸出左翼探探風的方向，說：「我看到了很不好的畫面。」

「什麼畫面？」

「我，我看到你現在所享有的，都將滅絕。」

「為了什麼緣故？」

小畫眉不發一語，未來像連環播放的圖畫閃過我的眼前。



## 骸祭

文卿早就脫下那件黑色短袖貼身上衣，斜背著一把電吉他，左肩膀的背帶下墊了一條毛巾，毛巾裡頭捲著一小把草。很小撮的草，大概不到一公克，也像是文卿在草地上打滾後，不經意黏上身的雜草，被汗水沾溼的毛巾給抹了起來。隨手一披，任誰也不知道還在搭電聯車時，文卿已經是個擁草自重 High 客了。

每節車廂都擠爆了。

分不清楚，究竟是文卿濕黏的二頭肌，貪婪地貼在嬌倫緊身黑衫拱起來的奶子上取暖；還是嬌倫硬擠著文卿，假裝和面對面的姐妹淘嬉笑，卻又時不時地偷偷摩擦著文卿的上臂生熱。

電聯車往北疾駛，大約過了基隆之後，飛了起來。全車的人都在歡騰，因為那些一臉衰樣還要在假日上班的人們，走出基隆灰暗月台的時候，嘴裡還不斷地碎罵著：「死囡仔，把火車當作伊叨，吵死郎。」

那可是音樂聯軍得勝的歡呼？把那些爲了生存而垂老得如喪家犬的人們趕下了車，車上的人們可以大方拿出車票，然後在車廂內繼續吼叫：我們付的車錢沒有你們少！

車裡已經有人迫不及待地刷起吉他，不時還撫摸著吉他肚子下的拾音器，吉他發出了吟哦，一個葫蘆腰的泳裝少女在吉他手的彈挑下高潮。

「喔噴了噴了。」隔壁的人看到吉他飛濺出燦爛的水花，像投射彩燈的水舞那樣，揮灑出一陣陣芬芳與腥臭交織的明亮液體；有人覺得那很臭，有人卻愛到不行每天都渴望能喝下幾盎司。水波閃爍在晨光照射的吉他手身上和臉上，那水花逐漸盪成波濤，一波又一波地傳過隔壁座位，傳到對面的車窗上；即使已經被人群擋住了的車窗，卻依然震出了窗戶上一片片水的漣漪。窗外的景色模糊扭曲，天上的雲朵攪和成一團，被拉進車廂裡，更多的水氣煙靄繚繞像阿拉伯中東風格的水煙夜店。人們差點掉到水裡頭，或者說是車窗外，而幸好人群已經像是一團黏合在一起麵糰，在水裡推移擺盪，渾然一體不分彼此地交纏著舌頭、四肢、聽覺、視覺、以及所有五官可以感知的一切。衣服褲子都已經貼在身上，露出了女孩的肩帶吊橋，還有男孩的四角內褲上斑駁的異界地圖漬印。水波愈晃愈高，人們在飛升的列車裡搖著、游著。

文卿恨不得可以把背上吉他也秀出來，但是當他想到捆捲在毛巾裡的草——他打一早要出門的時候，就把身上能藏東西的嫌疑降到最低，精光赤條的模樣會有多少人懷疑他藏著那一點點草呢？

算了，他繼續呼吸著嬌倫身上甜膩的香氣，還有整節車廂濃厚的雲煙，恍惚間也有飄飄然的感覺。

「喂，車子是不是飛起來了？」

有人爆口問了個笨問題，與那人同行的朋友敲了敲他腦袋。

「廢話，不然要怎麼去？」其他的乘客也能夠意會到，列車飛升，穿破雲際，才能到他們共同的目的地——福隆。

那裡每年定期的朝聖之旅，美哉金沙鋪地的打擊樂器極樂國，所有的愛樂人都應該踏足這樣美麗而又莊嚴的場所，袒胸露乳宛如天人飛仙的我們手持樂器在夜空中御風而行；然後煙雲繚繞地在海灘上擴散了許多頂級乳香，讓人聞了以後爲之傾倒、昏迷、癡狂；最後才得到的寧靜是瑜伽大樂無上天定，雙身交合於金沙國，精血不漏，軀體搖擺，首如飛蓬，在不眠不休的天樂裡證悟的是跨年齡性別國度的終極之愛與和平。簡稱終極的 LP。

每年都有數萬人得度的大法會，文卿耐不住性子地親起嬌倫。這是文卿第一次朝聖，也是嬌倫第一次與男人的親吻。嬌倫滿臉驚慌地抓起文卿的二頭肌手臂，好似有些抵抗，嘴上卻親得更緊；把頭埋進文卿的嘴裡，眼前一黑被吸入文卿口中，便永久居留在他嘴裡了。推開潔白的牙齒，窗外傳來那個吉他手的悠揚刷弦像早晨的遠鐘，又有更多吉他手也加入他的行列，甚至貝斯手也 Slap 起來。水不斷地從他們懷中的葫蘆腰、水蛇腰、長弓腰泳裝少女的下陰部噴射出來。水位提高，溫度也逐漸攀升的水，文卿和嬌倫開始有烏來泡溫泉的感覺了。

車廂裡的水快要滿過胸坎，座位上的人都滅頂了，而那吉他手依舊老練地閉氣在水中瘋狂地刷著吉他。有人用蠻力使勁地打開車門，所有的水像洩洪似地飛了出去，銀河掛九天。門上勾了黃色的緊急用鐵鍊，人們互相推擠，唯一能夠保命的只有那條粗不過一個女孩子手臂的黃色鐵鍊。

文卿注意到水溫愈升愈高，雖然水量不多，但像是淺鍋裡的溫水煮青蛙那樣，有人受不了而昏了過去。有人大喊：「飛太高，飛太高要碰到太陽了。」文卿看了看窗外，對啊，太陽怎麼會那麼近呢？

「快到了，快到了！」識途的人興奮大叫，許多年前就已經受度，而今乘願再來，眼前奇景不過心想事成，如露亦如電。一車的人在煙雲迷離中看到金沙地，列車果然在即將被太陽風掃偏軌道的那一瞬間，翩然降落在福隆的便當店前。

人海起波瀾，沖毀了小車站的電子閘門，幾個男孩堆起來的一米多巨浪遮蔽了嬌倫的視線，其中也包括文卿的。她在文卿的浪海裡自在地呼吸像條得水魚，有更多條和她同樣的魚兒悠游在不同的水草間，用馨香的秀髮去摸挲那逐漸散出男人氣息的腋毛叢，男人們都脫得差不多剩下褲子而已了。

海浪前後夾擊這小小的山村車站，每一年的大潮宛如錢塘江奇觀圍堵了數十里，而最終浪花淘盡的是除了煙蒂、酒瓶和保險套以外的。

文卿一行人走得特別快，他們不只是來受度，同時也是擔任誦經持咒的樂僧團。一字排開了許多電吉他、電貝斯背袋、鼓棒袋和有的人自己提著音箱鼓具，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法器。光頭法師偏袒右肩，帶髮的樂手們大中至正毫無異心，左右肩都偏袒著光亮亮的鎖骨，汗水在那裡匯流成湖，遍灑女孩們一臉甘露。法師飽讀經書，通曉三藏，嚴守五分律；樂僧們以音爲戒，熟知五音律，奇宗異派地發展出一套「以音聲求」的無上秘密修持法。

和吃齋的僧團一樣，樂手也是各持別戒，有其不可破壞的戒律。有的宗派戒上課，有的叢林戒兼職，都是務使樂僧們一心往樂理至道前進，終不退轉。更多的是戒無菸、戒不酒，甚有偈曰：「菸爲一切智慧燈，酒是無上菩提本。」

至若女色，則恆順眾生、法喜同霑。九位謬思管理創意的同時也隨時陪伴樂手們上演后羿射日；而辯才天更湊巧是個抱著樂器的肉慾 High 咖，每個音符都在勾動六位福神乃至一切眾生同她做愛。全然想不出扣掉女人——這項上帝最偉大的手工藝品之後，人們還能創作出什麼樣的作品？

醮臺已經搭好了，當人潮往沙地上移動的時候，他們也注意到在那每一年都閃耀著聖潔的 LED 光輝的大臺子對面，築起了一座更巨大，然後插滿了龍柱粗香的大香爐。

「那是什麼啊？」有的人說出來，也有放在心底讚嘆的，但就是沒有人可以出面解釋這個香煙繚繞的巨大香爐是那個宗教團體贊助的。看起來很炫，以致於工作人員雖然也搞不清楚狀況，卻還是要分散人力在那香爐前面引導大家往醮臺的方向移動，深恐朝聖的人們誤闖了這個幾乎要把醮臺風采搶走的巨大香爐。

人都聚集在醮臺前了。首先登場的是地方父母官，每年都有不同層級的巡撫、縣太爺來到這偉大的法會現場，只可惜他們不受度，早早離場後，根本來不及聽完一部經就墮回紅塵中追逐名利的日子去了。樂僧們最是瞧不起這樣子的人，西裝革履，吃得腦滿腸肥，人生凋萎在豪宅中，撫著垂頭陽具無奈喟嘆。

暖場的樂團一個個上臺表演，大家的編制都差不多：一套鼓、一個主唱、一把貝斯是最基本的，然後配一到三個吉他手不等，或是其他樂器。有的樂團加了鍵盤手，很俏皮地彈奏起瑪莉歐兄弟的主題曲，愈彈愈快地直到鼓手也加入的時候，那全然已經不是大家所熟悉的瑪莉歐，樂迷們吃了迷幻磨菇，挺起褲檔中的松茸。文卿在底下幫腔歡呼，嬌倫卻根本沒玩過瑪莉歐，她不知道這種單音階的東西有什麼好感動的？更甚者，她來到這個盛大的祭典，只是爲了文卿，其他的團，她一點興趣也沒有。

氣氛一直很熱烈，海邊的空氣有一股熱浪，把醮臺上下都烤得勻透。直到那群專唱台語的樂手，編了一把三弦和月琴在裡頭，節奏不再那麼重，速度也慢了許多，乃至台語一出口的時候，有人在臺下開始發出了「嗚」的聲音喝倒彩了。三弦的聲音噹噹地響，所有人的熱情彷彿被澆熄了，氣得要他們下臺。噓聲此起彼落，但還是演唱完了。那一團初成軍的本土樂隊很落寞地離開醮臺，甚至不敢到臺下去繼續狂歡。「那是什麼爛音樂啊？」文卿已經在後臺準備了，暖場的樂團竟然有這種烏團，差點沒衝出去把那把梧桐板的三弦折斷。今年的開場表演，一直到文卿之前都是新團，文卿演奏完之後才是舊團。文卿身爲新團的壓軸，莫名的壓力便接踵而來。尤其是剛才的氣氛被本土音樂搞得很解。

終於趕走上一個樂團，密鼓上場的音樂是一頭野馬，在海風中馳騁，衝散了牽手的情人，打翻了手裡的啤酒，撞倒好幾個帶著衝浪板的少年。那匹馬野性難馴，轉眼間也跑向了香爐園區。那正是文卿在醮臺上嘶吼的時候，他注意到了，馬的蹄印起先在醮臺四周踱步，忽然被鼓手的過門一催，鼓棒擊中馬屁股，野馬飛縱出去，奔向香爐。文卿需要更強大的爆發力，二話不說，他跳上馬背，試圖用吉他的背帶拘束著馬的行動，以免牠闖進了未知的香爐裡；但是馬不聽話，又踩踏了好多女孩兒的胸部，扁了。

媠倫在後頭追著，不過她追不上，只看見文卿被馬拖著、拖著就進到了點滿香柱的爐子裡。火紅的香爐發出點點星光，一陣烤肉的焦香傳出來的時候，海灘上的人沒有不驚聲尖叫、抱頭鼠竄的。

馬的嘶啼終止了這場驚奇又詭譎嚇人的演出。

巨香的尖頂散出了奇惡難狀的臭味，那比老菸槍吐出來的雲霧還要難聞；比K他命的塑料氣息還要令人窒息。直到掩蓋過烤肉的香氣，文卿抱著吉他，一身烏煙地從香爐裡走了出來，並邁開大步，愈走愈快乃至變成奔跑，往醮臺的方向。他還和擔心得哭出淚的媠倫擊掌。

「歡迎我們的主唱兼吉他手，莊文卿！」鼓手重新為他開場，他的一連串表演已經被環伺在旁的記者們視作是今年的盛事，比幾年前脫得光溜溜彈琴的龐克團還要來得酷炫。雖然那些記者本來是希望可以拍到樂團脫序和歌迷在醮臺上做愛狂歡的春宮圖，或是捕捉到「烤肉」的實況鏡頭，所以往香爐的方向跟著跑了過去，但很可惜地撲了個空。當文卿跨上那匹用樂符寫成的馬，已經成為魔幻般地存在，受到醮臺神的祝祐，水火不侵，菸毒難傷。

不知名的大香爐頓時成為新的焦點，在文卿下了醮臺之後，記者湧上來，鎂光燈一陣亂閃；好不容易打發了那些根本就是配角小丑的扒糞記者之後，團員們和其他樂迷都爭相到香爐前面合影。

「我覺得這個是主辦單位的驚喜。」

「開玩笑，新北市能有什麼驚喜？」手裡拿著相機的媠倫說，當她在相機裡取景的時候，才仔細地看這個香爐，實在蓋得巧奪天工。粗的香柱約莫有八支，細的則數不太清，但是每柱香的高度都直逼金氏紀錄的宜蘭龍柱大香，說不定還超過了。那些香的煙，也竄得很高、傳得很遠。香上的星火紅光閃閃，像極了在夜空中的紅色星辰。

「一，二，三！」

啪嚓。

「換我換我。」媠倫把相機給了別人，然後牽著那個彷彿在生死關前走一遭的文卿，牽得很緊，深怕他又要跨上馬背還是牛背，往危險的地方跑去。

「喂，後面有白色的光耶。」

今天真是太多神蹟了。那白色的光羅列成一排，大概有六七公尺長，在海面上漂浮，星星跌落海中的樣子。開始有人向那星光招手，而星光也很聽話地緩慢地往岸邊的香爐方向前進。

香爐的煙聞起來比較沒有那麼噁心了，大概是大家已經習慣，而且注意力又轉移到海上星光的關係。那星光靠近岸邊的時候，大家才恍然大悟，那是一艘不怎麼樣的漁船。文卿還沒哈草呢，卻已經產生了星光的幻象，他覺得今天實在太過癮了。真可惜這是他頭一遭來朝聖，枉費了爸媽生養他那麼多年，直到今天才領悟大道。

漁船靠著大香爐旁邊的碼頭，關上了如畫的白燈，上頭走下了幾個老漁夫，船還發動著。

「喂，我們把船開出去好不好？」文卿體內有源源不絕的動力，他深信這就是醮臺神的恩典，讓他金剛不壞。沒有人懂得如何開船，但隨著文卿鼓動他那張可以感染數萬聽眾的口舌，一行人七八個，已經趨步悄悄往漁船的方向走去了。

那些漁夫在水泥蓋的碼頭上，和其他也靠港的漁夫聊起天來。夜已深了，但醮臺上的音樂太吵太響，聽不太清楚他們談話的內容。不過也拜這所賜，文卿跳上甲板的聲音被更大的鼓聲遮掩，漁夫們渾然不覺地開始喝起酒來。

「佢講，自從政府起了這口大香爐，甘攞有小卷仔可以釣？」

「吻仔魚都沒了，還小卷仔呢！」

「幹！」這是最後文卿把船開出去的那一刻，聽到港邊漁夫的叫罵。文卿不知道哪裡來的本領，把船速加快，一個勁兒地把粗心的漁夫們甩在後頭；漁夫捕不到魚，連船都不知道被哪裡來的死囚仔給偷牽去了。

「開出去了，開出去了。」大家歡呼著，文卿打算讓船在海上繞個幾圈，享受一下勝利的海風再回港；他可以在駕駛艙裡看見岸邊那個雷射燈四射的醮臺，只要往那個方向開回去，就不會迷失方向。

「我怎麼不知道你會開船啊？」

「我不會啊，幹。」不知道是醉意，還是文卿已經把那撮草嗑了，又或者真有神力加持，漁船不但行得極為平穩，當後頭的漁夫用別艘船追上來的時候，文卿還能從容不迫地和那些以海為生的老漁夫們展開海上攻防追逐戰。

「死囚仔，快把船停落來。」

「不要勒。」嬌倫對著那些漁夫擺出鬼臉，晃著她的那對奶子，搖擺著嬌小的身軀。

有人找出了捕魚燈的開關，一開一關，閃得人頭昏眼花，尤其那船的老漁夫，疲弱的老眼更為昏花；駕駛怕撞壞了船，只好放慢了速度，看著文卿把他們的漁船開得更遠更遠，在黑夜的大海中只剩下一顆顆小星點。

文卿把船開到了大海的中央。岸邊的雷射燈已經變得更渺小了，但還是可以看得到一點點光芒。

「沒有追上來吧？」

「嗯。」

「幹，借開一下是會死喔。死老頭。」

文卿話剛說完，黑夜裡有一頭巨獸，從海中竄起，一步步往他們靠近；巨獸的頭頂有一點花白的顏色，等到捕魚燈的光照出了巨獸的臉孔時，文卿才意會到，那是一陣滔天巨浪。在風和日麗的岸邊，根本無法想像這海中央還會起如此巨大的波浪，文卿無法駕馭這波大浪，一轉眼，整艘漁船已經翻覆，所有的人像一碗灑在地上的餛飩，大碗倒蓋，把餛飩都塞擠在船底下。

「喂，喂！」

船身因為翻倒過來，以致於同船的人還可以有呼吸的空間，只是海水極深，而且黑壓壓得什麼都認不清，呼救的聲音在船身裡不斷發出巨大的迴音。文卿頭頂著甲板，勉強可以抓住鐵欄杆，不致沉入海中。

「嬌倫，賈嬌倫！」文卿認出了那個迴音背後的聲音，他在海中沿著漁船翻倒過來的欄杆，找到了嬌倫。嬌倫緊抓著一個救生圈，也活了下來。

「其他人呢？」

「不知道，不知道……。」嬌倫被嚇得幾乎無法言語，只能抓著文卿發抖。再也沒有其他人的聲音。

船翻覆的時候，有可能飛濺出去像幾顆不聽話餛飩，在碗外頭漂浮著。

海水的溫度很低，而且愈來愈冷，文卿可以感受到他和整艘船都在下沉，但是因為船身包覆著空氣，所以他和嬌倫還沒有滅頂。好像在浴缸裡，把臉盆埋到水中，臉盆因為空氣，很快就會浮出水面，然後發出像是放屁的聲響。只是船身大概太重，或者有哪一個角落已經不平衡了，海水開始入侵，把那些空氣排了出去，所以文卿發現愈來愈難呼吸，而水面也愈來愈靠近嘴巴了。

「嬌倫，妳聽我說，妳到船頭那裡，兩隻手扶著船頭的甲板，可以嗎？」

「那你呢？」

「我要去船尾，這樣船才會平衡，我們才有空氣活命，懂嗎？」

「好。」嬌倫鬆開了手，往船頭的方向游去。船身很重，但在水中有相當的浮力，嬌倫只要兩手平穩地撐著，還不致於滅頂。文卿那邊也一樣，只是這樣維持下去，嬌倫一定會先氣空力盡，然後就沉到水裡去。文卿一邊扶著船，還在思考有沒有別的辦法，讓漁船像今早的列車一樣，載著他們騰雲駕霧。不可能了。沒有人彈琴，也沒有菸酒，文卿的草癮早就被這麼一嚇，全都退了。

船身忽然被一隻大手壓了下去，嬌倫和文卿滅頂了。但是那隻手也把船壓得很緊，文卿閉氣的瞬間，海水像雲霄飛車，比雲霄飛車還快地不斷衝擊著身體，臉都要變形了。

嬌倫大叫一聲「啊！」的時候，文卿在海水中聽見了她的尖叫，尖叫還沒有停止，海水忽然都消失了。他們被塞擠到海中一個有光的裂縫，船身被卡在裂縫外，他們掉到裂縫裡頭的時候，海水也同時退開。

他們掉到海裡的另外一個世界。

氣壓很明顯不一樣，但是有氧氣，他們摔在草地上。有草，還有土壤，甚至還有太陽光。海面上大概是晚上十點左右的時間，他們卻在海裡看見了大太陽。

「這是什麼地方？」

「我們還活著吧？」

嬌倫牽著文卿，慢慢從草地爬上起來。

這是海中的另一個世界，在他們遇到第一個人之前，他們已經飽受驚嚇了，而遇到了那個「人」的時候，嬌倫昏了過去。

全身光溜溜，沒有任何毛髮或鱗片的人，有四肢，有頭，但是五官全都不見只剩下嘴巴。渾身上下像一顆白煮蛋，光滑得嚇人。他和文卿一樣兩腳站立，很友善地伸出手要與文卿握手，文卿才握起他的手，他嘴裡發出的聲音就把嬌倫嚇昏過去了。

「噤噤噤噤噤，哇哇哇哇哇哇哇。」



那根本是電吉他效果器的聲音。而且當他開口的時候，不斷閃爍著光芒。

文卿在他發出聲音的同時，竟然從心底泛出了那個海底人想表達的意思：「你們從上面來的吧？好久沒有人從上面來了，歡迎。」

「蹦蹦蹦蹦。」海底人很快地換了新的效果器，繼續和文卿交談。

文卿就順著海底人的意思，讓昏過去的嬌倫暫時在他家裡躺著休息，由他的妻子照顧，然後他負責帶文卿四處去逛，看看其他海底的居民。

來到住家外的廣場，文卿才仔細地觀察他們住的房子，其實構造和平地的公寓沒兩樣，只是建材都取自珊瑚藤壺，顏色形狀比較特別一些。路上的人都光溜溜地看著渾身溼透的文卿；文卿發現，他們連生殖器都沒有，周身卻發出強烈的光芒，把深海底照射得宛如今天早上靠近太陽時那樣刺眼。但是沒有熱度，海中具是冰冷的光。

一個路過的人，開口對文卿說話的時候，文卿被他的聲音吸引住了。

「喞喞喞喞，喞喞喞。」文卿聽不出這是什麼樣的樂器，不過他覺得這聲音和今天晚上聽到的那個討人厭的三弦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大概就是國樂器之類的吧。他問文卿是怎麼下來的，但其實文卿也不知道該怎麼解釋。

海底的人淨白無暇，張著大口，說話的聲音都是樂器的聲響，有的文卿認得出來是喇叭或鋼琴，但有些古箏、琵琶(喞喞喞其實就是琵琶)，文卿只覺得都和三弦月琴很像，卻說不出來差在哪裡。

但其實他們說的話裡頭，沒有什麼意義，真正的意義在那些樂音剛從大嘴裡發出來的時候，卻很自然地流露在聽者文卿的心中，像心電感應一樣。

「噹噹，噹噹噹噹。」

「啊，三弦人！」

「噹噹噹，噹噹。」

「我不知道，你們有方法可以上去嗎？」

「噹噹噹噹，噹。」

「好吧，我想也是。」

文卿好自然地和三弦人聊了起來。這時候最熟悉的聲音，竟然是三弦。又接著和許多樂器溝通起來，文卿開始覺得，今天真他媽的太多神蹟。他竟然可以直接和樂器溝通，那可不就是岸上數十萬觀眾、樂手朝思暮想的神話嗎？那波大浪是否沖上岸了？在巨浪上岸之前，大家來得及得度嗎？

「哇哇哇，哇哇，幫幫幫。」文卿還在苦惱著岸上情況以及同船人的生死時，吉他人的妻子卻慌張地跑了過來。

「是嗎，快帶我回去。」

嬌倫被眼前團簇在床邊的兩個大的海底白煮蛋人和他們的孩子三個小白煮蛋給嚇著了，根本無法接收他們發出來的心電，只聽得他們張嘴哇哇哇響。

「沒事了，沒事了。」文卿進得門來，一把抱著嬌倫，並開始用她聽得懂的中文向她解釋，他們是如何來到了一個奇異的國度，然後這國裡的人多麼友善，用各種方式和他相處交談。

「你說什麼？」

「我說，噹噹噹，噹。」

「什麼東西啦？」

「噹噹啊，噹。」

「你不要嚇我，你不要變成和他們這些怪物一樣。」

「噹噹，噹噹噹噹，噹噹。」

「啊！」媯倫奪門而出，跑進了那些樂器人聚集的廣場，他們都用奇怪的目光打量著媯倫，發出了許多樂器交雜的聲音，卻又譜不成悅耳的篇章；媯倫只聽見一團樂器雜響，無法收集試圖傳導給她的心電，驚慌奔竄，終於逃出廣場上的人群。

「怎麼會這樣子，怎麼這樣子？」媯倫驚恐地躲在屋子角落。海底人住的樓房，有門有窗，恍惚間她只是搭飛機到一個別的國家。

「這裡到底是哪裡？」

「嗚嗚嗚，嗚嗚。」又來個樂器的聲音，在媯倫耳邊響著。不過這次，她可以接收到心電感應了。

「怎麼可能，我們才在福隆出海的，怎麼可能到海溝裡？」

「嗚嗚，嗚。」

「嗚……嗚……。」

最後，媯倫也發出了樂器的聲音，那是號角或法螺之類的聲音，在海底迴響著，直到找到了「噹噹噹」的三弦聲後，文卿已經不是文卿，而變成了水煮蛋人。

但是媯倫可以從不同的「噹噹」聲裡，找到新的文卿。文卿也是如此找到了媯倫所變成的白煮蛋；她的奶子滑落地上如同文卿剛剛丟掉的陽具，從腐臭的肉身裡走出來的白淨型態，白骨與朽肉散落一地；媯倫拿起其中一塊粗壯的大腿骨，上面有幾個小孔，媯倫可以嗚嗚地用大腿骨吹出「一根紫竹直苗苗」。文卿和媯倫在海底，用噹噹和嗚嗚的聲音做愛，繼續海灘上未竟的瑜伽大定；海底人歡呼著他們的新生，用各種不同的樂器交響著。

那是陸地上，從未有人聽過的樂章，在海面上漾起幾個細碎的氣泡，被海巡救難船的螺旋槳劃破，散在空氣中有鹽和大麻草的氣息。